

新视界



杨庆祥主编的“青·科幻”丛书第二辑由作家出版社付梓面世了。从书收录了近年来极具活力的青年科幻作家的代表作：汪彦中的《异变》、彭思萌的《分泌》、刘洋的《流光之翼》、王侃瑜的《海鲜饭店》、双翅目的《猿猴学派》、阿缺的《湿润的金属》。丛书名的“青”取青年之意味，表明这是科幻小说的青年方阵，更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祝福。在我看来，青年和科幻的品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它表明了一种生长探索和先锋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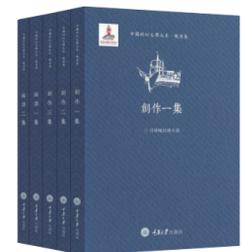
关注

新书《长生塔》出版时，郝景芳称这部小说集是“现实主义+科幻”，“里面的大部分小说游走在纯文学、奇幻、科幻和说不清类型的小说边缘”。从郝景芳的创作，尤其是《去远方》《孤独深处》等小说集来看，她不是贴上“科幻作家”标签就能被定性的作家。《长生塔》中除了《永生医院》《积极砖块》外，其他篇什现实感极强，即使是这两个小说，也与传统意义上的科幻小说迥异，有论者称之为“科幻现实主义”。

科幻现实主义是通过描写科技幻想，达成一种与非典型性的现实对应的写作。科幻想象让小说飘起来，又以现实牵络承载，不致背离真实、漂浮不定，这是科幻现实主义的特征。《永生医院》《积极砖块》貌似荒诞不经，实则有着多重现实旨归，经过从具象到抽象再到具象的创作，有力地把握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并呈现给读者。《永生医院》里钱睿的母亲因不治之症被送进戒备森严的“妙手医院”，他违反不准探视的规定，晚上偷偷潜进病房陪伴病危的母亲。两个星期之后，钱睿回到父亲那里却发现昨天还躺在病房的母亲已经康复在家。晚上再去医院，母亲不见了。私家侦探白鹤通过调查发现这家医院掌握了复制人类的技术，他召集记者、律师誓将医院告上法庭，揭穿其非法行为。钱睿后来得知母亲临终前自愿签署了复制授权书，并且他自己也是一个复制人——8岁那年重伤住院，父母签了字。小说结尾钱睿拒绝了出庭作证的请求。这个小说让人想起AI人工智能，作者也在思考由此引发的道德伦理冲突问题。

新书推介

李广益主编，《中国科幻文学大系·晚清卷》（第一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



“中国科幻文学大系”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意在弥补研究空白，完整而系统地收集、整理晚清时期出版的科幻小说，为有兴趣探究这些历史弥新之作的读者提供文献资源。本书作为该书系的第一部分，它兼容并包，涵盖晚清以来的整个中国科幻文学史，不仅辑录了公认的科幻作品，科学内涵不甚丰厚的“理想小说”和幻想色彩不甚鲜明的“科学小说”因此突破了科幻小说的范畴，跨越了创作和翻译的界限，还在检索文本时以较为宽泛的“科幻”概念为标准。

科幻、青年与先锋性

陈进

或许这是“科幻怎么写下去”的答案。在王德威看来，现实主义文学以感时忧国来反映人生中的忧患意识，科幻小说则是以幽暗意识来呈现现代性，“引领我们思考、反省一个更广大的、更深不可测的生命领域”。

新世纪以来，科幻小说取得长足发展，影响日盛，但也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困境。原因可能在于，一部经典的出现，给整个文坛“画地为牢”。刘慈欣《三体》的隆誉与盛行，让“硬核”科幻备受推崇。所谓“硬核”，就是基于科技知识之上的细节真实。这当然提高了科幻小说创作与欣赏的门槛，划清了与玄幻、魔幻的界限，但一味沉溺于此，也会让科幻小说的发展深受制约。正是以“硬核”为圭臬，很多科幻作者往往感慨，在没有新的“点子”和创意的情况下，很难写下去，或者只能重复写下去。

科幻小说怎么写下去？我们需要为科幻小说寻找新的先锋性，或者说，我们需要在《三体》意外树立的“硬核”标准之外，寻找新的方向。

科幻小说本质是文学，固然依赖于科技，却不是纯粹的科技叙事。作为文学，“陌生化”是考量贡献的重要因素。科幻理论家达科·苏恩文曾将“陌生化”概念引入科幻批评领域，他在《科幻小说变形记》中提出，“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科幻小说的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是疏离和认知的相互作用。换言之，科幻文学在本质上具有认知性，在艺术表现上追求文学的陌生化效果。”这种陌生化，未必是太空歌剧的宇宙背景，未必是赛博空间的黑暗混乱，也未必是科技知识铺陈展示，而是回到文学本身，回到人性本身，用思想实验的方式，颠覆既有认知模式，在美学上超越常境，这

或许这是“科幻怎么写下去”的答案。

在这辑“青·科幻”丛书里，我们看到了六位青年作家的这种尝试与努力。

首先是在极端环境下反思理性。汪彦中的《访客》里，权威天文学家柯乐因为关于哈雷彗星的歪理邪说，被世人视为精神病人。“我”伪装成他的信徒，在和他的交往中，将科学与迷信、先知与荒谬的辩证关系尽情呈现出来。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中指出，“人类的理性要理性地理解自身的局限性……应当服从一些我们无法充分理解但又是文明进步甚至延续所必需的力量和原理”。小说对当前科学至上和理性滥用进行了反讽。过度迷信科学，忽略理性的边际，实则新的迷信。

其次是在共同体的角度对人类命运展开思考。双翅目的《我的家人和其他进化中的动物们》虚构了一个香格里拉太空船，离开地球去土星轨道，和《流浪地球》的环境不同，这里不是“阴森森的空间站和过度消毒的太空船”，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动物之间和谐相处的小型乌托邦和移动桃花源。阿缺的《收割童年》像是一个殖民隐喻，外星人将人类作为繁殖他们后代的容器，派机器人铁皮老师饲养着小说里的儿童，直到他们16岁开始收割。在这个隐喻中，机器人铁皮老师复苏了人性，在芯与心的较量中，选择了自杀。而少女阿萝则选择了去找外星人，劝说和平相处。小说用轻松诙谐的笔调写出殖民的残酷和人性的崇高。刘洋的《小雷音寺》，以科技知识重述神魔小说《西游记》里“小雷音寺”一节，孙悟空用创造黑洞来逃脱金钵的囚困，看似在科普黑洞知识，然而包袱一甩，整个故事是一桩虚拟游戏的幻象，物理层面

的地球早已毁灭，人类只能在虚拟数据中回忆往昔。虚拟机器作为一项科技，仿佛毒品，既为人类提供灵魂寄托，也在毁灭人类。就像技术哲学家芒福德所言，“技术的单一化日益明显和突出，将会使人的情感、意志等被排除在外。这种技术越完善，人类残余的人性成分也就日益为机械所吞没。”

此外还有在异化层面对人性进行反思。王侃瑜的《海鲜饭店》全篇充满了异域的情调和诡异的氛围。尽管“我”从小竭力抗拒“海鲜”，试图保持个体独立的自由，甚至为此远赴因不纽斯，但还是在爱情的诱惑下，食用了当地的海鲜浓汤，最终象征性地死亡，“再也走不出去了”。“海鲜”成为一种隐喻，仿佛是“乌合之众”的病毒，喻示着个体在群体面前，终究难逃同化的命运。彭思萌的《分泌》里身患抑郁症的“我”，在人际交往与人工智能交往、药物治疗与激素分泌中，对现代化的危机、对人性与情感的危机展开深刻的思考。

在这里，我们看到科幻写作的更多应然与实然。用双翅目在小说集自序中的话来说，这些作品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各自的方式，保持目光锐利，去尝试透析世界的奥秘”。这些作者立足于扎实的自然科学知识，熟练地运用现实主义、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的手法，丰富着科幻小说的表现形式，思考着现代性、未来性、人性等宏大或深刻的命题，“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些作者共同形成了当代科幻写作的“猿猴学派”，这未必是个恰当的命名，但却是他们对不断探索科幻写作乃至当代文学先锋性的致敬与祝福。

沿着科幻现实主义道路前行

王不俗

地善良的王叔和颜欢笑”的“积极心理按摩师”周错不慎锒铛入狱，是对“积极小镇”之“积极政策”（每个人都应该表达积极情绪）的讽刺。周错越狱暴露了组成这个城市建筑“积极砖块”的黑色核心，戳穿了伪装，释放出了人们心里埋藏的负面情绪，引发动乱。小说探讨的是正负能量是否能够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的命题，充满批判意味，同时认可内在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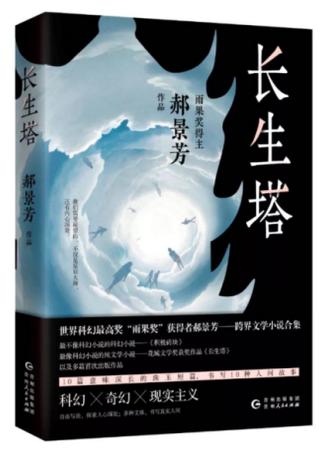
在那些不怎么“科幻”的小说中，郝景芳以空间切割、时间挪移、悬念设置、人设对比等方式布排架构，意在揭露利益驱动、欲望追逐过程中的价值观念错位、人性异化、社会变形，着重表现普通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焦虑，以及他们或失败或颓废或荒谬的悲剧性命运。

《归家之路》写了蒋氏三兄妹安达、安乐、安华人到中老年之后的家庭生存状况。面对岁月催逼，生活重压，他们不得不接受并不美满的婚姻、病残的身体、曾经躁动如今越发平庸的灵魂。他们埋藏无奈与心酸，安顿父母，抚养儿孙，与现实达成和解，不再折腾。三兄妹家庭以及他们与父母辈的宿命，形成了不可更易的折叠关系。《大地》写通过努力奋斗曾经获得成功的辜鸿最后的落魄，小说似乎传递出这样的意思：出身穷困、有限的教育经历等前史，决定了一个人只能像赌徒一样拼命生活，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好久没回家》中，为了供弟弟上学，冯静高三时被迫辍学去北京打工，被父亲认为是分拆还款、被继母怀疑从事不正当职业……为家庭作出巨大牺牲却遭受不公的冯静只能沿着鲁迅小说中的“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走下去。

这几个小说都是表现被折叠挤压的“积极心理按摩师”周错不慎锒铛入狱，是对“积极小镇”之“积极政策”（每个人都应该表达积极情绪）的讽刺。周错越狱暴露了组成这个城市建筑“积极砖块”的黑色核心，戳穿了伪装，释放出了人们心里埋藏的负面情绪，引发动乱。小说探讨的是正负能量是否能够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的命题，充满批判意味，同时认可内在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写一本书》中，叶澜一直对表姐充满仰慕之情，受其影响喜欢上了文学写作；大学毕业后她来北京，想找表姐看看自己写的书，但表姐已经过起了富贵优雅的生活，放弃了文学理想，所给的都是物质诱惑；在回去的路上，叶澜经过一座正在拆迁的土地庙，对旁边的玻璃板产生了幻觉，她与里面的表姐对话，并走进了玻璃板，在里面快乐地奔跑。《年终聚会》写一个有颜值、有事业心的年轻女性潘薇，恋爱失败后，在热闹的同学聚会中强打精神，疲于应酬，实则内心孤独，彷徨无奈。

在《逆行》中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江声，面临工程公司投标失败的状况，也不愿意给校友白副市长送钱送礼，他有个性有操守，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时间在郝景芳的小说中具有超强的杀伤力。她写了一些“永生”主题的小说，



比如《永生医院》《长生塔》，以前的《阿房宫》《莫比乌斯》等，这也是科幻小说的一大主题。但是人类历史证明没有谁能够永生，这是人世间最大的平等。对永生的渴望是欲望，它是时光的伴生物。到了《长生塔》，作者虽然极力避免对社会整体进行机械分割，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巨大的社会差别所导致的分裂。这一切都以欲望膨胀为作用力，不断向上生长的塔尖就是欲望膨胀的象征。

小说集《长生塔》里这种边缘的创作定位或人生预设，赋予作家一种独特的审视世界的眼光。小说中，也能显示出郝景芳的“纯文学”情结和追求，她在小说中追求对诗意的探寻，不太注重故事性，因而常常表现出一种淡化情节的真实，但又能关注现实及人性的幽暗之地。



张杰，博士、研究员。现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策划总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动物来啦”节目常驻嘉宾。

大象，归去来兮

小时候，我在北京动物园里见到过大象，园区东部有一片老象房，一层层的铁栏杆是它们的笼舍。到了冬季，游客只能入室参观，每次一定要憋住一口气，方可进入。那股高浓度的3-甲基吡啶和硫化氢等化合物混合在一起的臭味，至今在我脑海中难以泯灭。

那时候，大象的脚腕处拴着铁链子，它们只可在自己身体阴影里转动着庞大的身躯。我问爸妈：“大象为什么要被拴着铁链？”他们告诉我：“因为大象不听话，就要把它们拴起来。”长大了，当我读了很多与大象、与野生动物有关的文章，当我看到纪录片里讲述大象野外生存的故事，我才越来越明白，大象不应该生活在狭小的“牢笼”中，它们的家在非洲稀树草原，或是中非、南亚、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之中。

上大学后，我成为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一名实习生，和后来成为我的博士生导师的张树义教授，以及我的师兄来到了云南省西双版纳，我们的主要工作是野外调查和研究蝙蝠。我特别想去野象谷探访那里的野象，但是运气不佳，我未能见到生活在那里的亚洲象。

当我博士毕业之后，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工作，成为一名科普工作者；作为活动领队，我才于2014年有幸踏上了非洲大地。我从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乘坐低空飞行的小飞机，只有12个座位，在半空中晃悠悠，当穿过一片白云的时候，飞机晃得更加剧烈，我的心也被揪起来，突然一个下降，又感到心被抛了出去。就在心潮澎湃、上下起伏的时刻，我定睛一看，我的下边是一群大象！是生活在东非稀树草原上的非洲草原象！它们是一大群啊！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第一眼看到的野生的非洲象竟然是透过飞机上的舷窗看到的！我们常听说登高望远，在飞机上我才体会到何谓“非洲大地”，何谓“广袤无垠”，一大群庞然大物在大草原上却如小蚂蚁一样渺小。但当你靠近了，才会深刻地感受到大象的庞大！有一次，我住的帐篷外来了一头成年雄性独象，因为这里临近河流，岸边嫩草茵茵，它似乎很眷顾这里，在我住的几天之内，它每天都来吃草饮水。

有一天，这头大公象接近了我的帐篷，我也壮着胆子，去接近它。我愈加接近，越觉得它在不断长高，宛若一堵巨墙；它开始警惕，耳朵由慢慢地呼扇转为撑起的一把伞，它的象鼻面对着我举了起来，并发出低沉的咕噜声，我意识到它在提醒我，不要再靠近。我突然觉得它那巨大的象牙可以一下子把我钉在墙上，而那象鼻足可以把我轻松地举起，并甩到九霄云外。我赶紧倒退下去。在大象面前，你必须尊重它，礼让它！

然而，我们人类却丝毫没有礼让过大象，反而让大象不断地退却。曾几何时，我国是盛产大象的国度，河南省的简称“豫”，就是一个人牵着一头大象。1936年，法国著名学者德日进先生和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遵健先生发表论文《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最早提及河南安阳出土过象骨骼，距今大约3200年之前。彼时，古人并不是把大象用来陪葬，而可能用来祭祀，甚至用象牙雕刻写卜辞，或者雕刻成工艺品。

即到了唐宋时期，我国长江流域还有亚洲象的分布。之后，它们继续退却。元明清时期，长江以南地区愈加发达，人口稠密，经济活动频繁，森林进一步遭受砍伐，适合亚洲象、犀牛、野牛、马来熊、长臂猿、绿孔雀，甚至红毛猩猩的栖息地快速消亡。马来熊、猩猩在我国的时间更早，而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包括大象在内的大多数大中型动物都陆续退缩至云南一隅，而3种亚洲犀牛则最晚在上世纪50年代初，彻底在我国灭绝。现在，也只有云南南部才有200余头亚洲象了。

非洲则有两种大象。我们最熟悉的便是非洲草原象，哪里有草原哪里就有大象，甚至荒漠、沙漠地区都有大象。我去过几次肯尼亚中北部的桑布鲁国家公园，那里十分干旱，但你会发现非洲草原象在此仍然快乐而艰难地生活着。到了刚果雨林一带，则有非洲森林象，它们的个头矮小，象牙更垂直，2010年科学家才将其确定为一个独立的新物种。

无论是哪种现存的大象，它们的栖息地都极度退缩，人类不断蚕食它们的栖息地。人象冲突日益突出，甚至频频出现大象踩死人的恶性事件，继而人类报复大象，而大象又极为聪明，它们会反过来破坏人类建筑物和农田、果园。最糟糕的是，人们从古至今都在捕杀大象，以利用象牙，制作成象牙筷子，或者雕刻各种的工艺品。而这些不是我们必需的，却是大象不能没有的门窗。今天的大象，正是由于“人工选择”：人们刻意捕杀象牙的大象，导致它们越来越少，小象牙的大象反而有机会繁殖，从而大象的象牙越来越小。数量骤减的三种大象均成为全球濒危物种，如果没有人类的保护，那么用不了几十年的时间所有的大象可能会在地球上彻底灭绝。

我在乞力马扎罗山脚下，曾见到过500多头非洲草原象聚集在一起的壮观场面，夕阳西下，若干个家庭逐渐汇拢在一大片空旷的地区，继而它们自西向东缓慢地步行，大概要去到它们晚上睡觉的地方。我静静地观望着它们，它们的步态稳重而轻盈，时而将草放入嘴中，时而擦土撒向脊背……它们从亘古而来，却不知道它们未来是否会走向光明。愿大象可以归来，回到它们曾经生活和繁衍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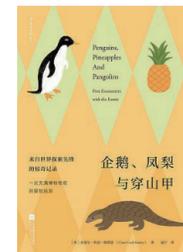
本书延续了《机器之门》所展开的壮阔画卷，完成了对人机对抗主题的一次深化，书中不仅有苍茫荒原上机器之躯与肉体之躯搏杀的暗影，还有人类英雄与智网的最终抉择。因此，坚硬的躯体、冷酷的算法与柔软的人性不断撕裂、变异与重组，绘成一幅惊悚而又引人深思的未来画卷。江波，“70后”科幻作家，清华大学微电子专业毕业，发表40余篇科幻中短篇小说，多次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和全球华语星云奖。他的小说技术含量较高，想象宏大而奇特，却又合理而令人信服，语言风格沉稳冷静，叙述准确干脆，是中国“硬科幻”代表作家之一。

【美】安妮·R·迪克，《菲利普·迪克传》，金雪妮译，新星出版社，2020年5月



本书是第一本引进中国的美国科幻大师菲利普·迪克传记，对于了解上世纪50至80年代的美国科幻史有较高价值。迪克被认为是“科幻作家中的科幻作家”，作品涵盖人工智能、星际探索、时间旅行、生物医药、自然探索等领域。他也是为主流文学所认可的科幻作家，其作品入选了“美国文库”。由迪克原著改编的《银翼杀手》《少数派报告》早已成为科幻影史的经典之作。本书作者安妮为迪克第三任妻子，她以独特视角揭示了这位天才的真实人生。通过大量的书稿、访谈、书信，展现了迪克的写作生涯与感情世界，还原了他作品中无数场景和人物的原型，让人看到了他最真实的一面。

【英】克莱尔·科克-斯塔基，《企鹅、凤梨与穿山甲》，寇宁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3月



当我们穿越到全球化浪潮之前的“前现代”时期，会发现随着新航线的开辟，探索者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邂逅新鲜事物：比如人类第一次见到长颈鹿、鳄鱼、企鹅的情景，第一次品尝凤梨、芒果、荔枝的感受，第一次与澳洲土著、北美原住民、几内亚人打交道时的感受……本书从大英图书馆中搜集了自中世纪以来，尤其是地理大发现时期以来，人类探寻新大陆、开辟新航线的途中，旅行探险家第一次见到某种动物、植物、风俗人情时的见闻与观察。奇妙的相遇，有趣的知识，带领读者穿越到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时代，见证充满冒险与惊奇的博物奇观。这本来来自中世纪的探险家、传道士、海盗甚至流放者的真实讲述，是“前全球化”时代的地球生命见闻录。